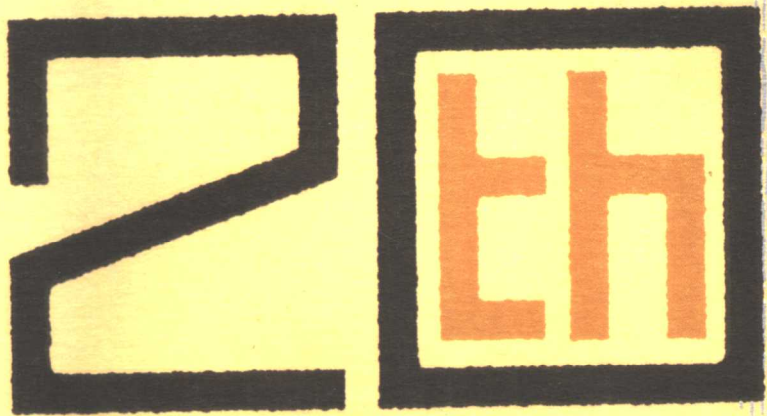




二十世紀作家文庫

无处告别

陈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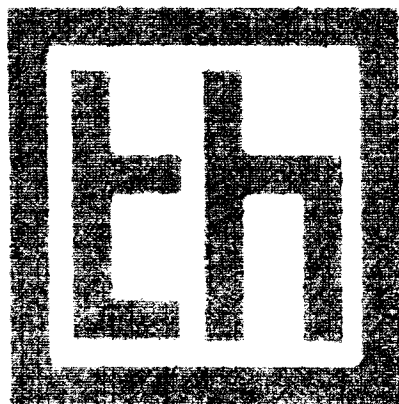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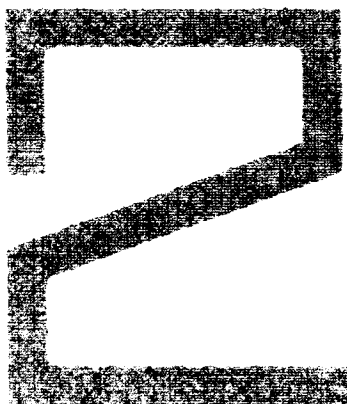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但却散发着一股轻盈鲜活之感

我请他给我讲讲台湾,问他台湾是否管大陆上的人叫“共匪”。我说起我母亲的一位老朋友,那朋友怀着孩子的时候,她那在黄埔军校当军官的年

中国探
的思念
我们不用
怎么说
台教师
我们都会
书里被
一切思
健忘。我
佛永远思
个同的时
木息的时
也身体上
的重量
在台湾



二十世紀作家文庫

无处告别

陈染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处告别/陈染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 1
(20世纪作家文库)

ISBN 7-5399-2151-X

I. 无... II. 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9266 号

书 名 无处告别
著 者 陈 染
责任编辑 伍恒山
责任校对 可 人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5 万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151-X/I-2030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1	与往事干杯
58	无处告别
101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140	沙漏街的卜语
174	凡墙都是门
197	沉默的左乳
213	潜性逸事
238	饥饿的口袋
252	小镇的一段传说
262	塔巴老人

与往事干杯

生 命 钟

生命是一只漫长的钟。

我看到了夜的尽头，那是生命的尽头。

当我展开纸张，打算写一写那繁闹而孤独、绚丽而清寂的往昔的时候，我看见自己首先是把这样几个字涂抹在纸页上：

写给乔琳的故事

然后，在右上角自己的名字上框了一个黑框。这才是我最初的本意。但后来我考虑到这篇文字有一天将公之于世，便悄然把“写给乔琳的故事”划去，也打消了披露这段往昔的故事中所有真实姓名的念头，以免事后给乔琳还有那已经死去的、活着的旧情人们带来麻烦。纸页右上角我名字上的黑框也被我摘掉，等待后人去框吧。

有一天乔琳来了一封信，要我给她腹中尚未出生的小宝贝讲一个故事。她的信总是哀怨委婉，似水如绵，正像她本人一样。后来，她说，我近来的精神状态总使我想到“死于华年”。当这几个字涌入我的眼帘时，我看到了一幅美丽而忧伤至极的画。那么，就让我讲一个“死于华年”的故事吧。

请不要以为我已是个历尽沧桑、满头银发、步履蹒跚、额头上爬满岁月炎凉的龙钟老妇。虽然过多的忧虑和渴望使我身体看上去消瘦而疲弱，但我的确还很年轻，浑身上下从头到脚的每一小块肌肤都荡漾着青

春；我的眼睛黑黑大大地盛满忧郁，但它们并不枯萎，它们仍然像夏日的阳光散发出焦灼而热烈的渴望。

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奔波和追寻之后，我已身心疲惫，一切已大不如昨，衰竭正向我的心灵蔓延。这些天来，我真正开始了最与我本性合拍的生命节奏和状态——我几乎整日整日地仰卧在沙发里，房间里暖暖的，我的身体全部都伸展在温情的阳光中。这在一个冬日的午后或者黄昏应该是惬意无比的了。我的心境宁和，身边就放着茶杯，随时都可以浸润我发干的嘴唇。几页纸张零散地摊在我的大腿上，我不时地望一望窗外，凝思片刻，又收拢神思埋头纸上。

窗外，枯树们在冷风里摇荡，像一只只饥肠辘辘瘦骨嶙峋的乞丐伸展着枝杈朝向天空，仿佛向上天乞求一些温暖。看着它们，我多么感激把我包裹在温暖中的房间，在温暖中我可以自由呼吸、喝茶、写字、思想……就在刚才，我重又捧起来自澳洲的那些信，再一次领悟回味老巴那东倒西歪然而却是一笔一画的中国字里所含的深情。一看那些信我便激动不已、忧伤不已，老半天老半天地沉浸在信中触及到的我们情感的事情上，总要从信里跳到由他而引发的更遥远的生活，以至于我无法完整地阅读，不得不放下信，胡思乱想半天。我的神思便遨游在城南那条曲曲弯弯的胡同尽头的童年废墟之上，遨游在那尼姑庵里误入歧途的情欲之中，遨游在埋葬了爱情的澳洲沃土上。静静地乱想一阵，我才重新收拢心神，专注在膝头的纸页之上。

我在想由我为主线的这个死于华年的真实故事。在这个我在此出生、在此长大、在此忧愁的城市里，此刻拥有乔琳的友谊使我深感安慰。

上帝知道，在我这并不很久的生命里拥有过多少男人，见过多少他们渴望做爱的情态。老实说，我的确结识过不少有头脑、思想深刻的男人。然而，我绝对做不来和一个只有思想而无漂亮躯壳的男人去亲密，我无法克服自己生理上的、视觉上的、心理上的种种障碍。可是，内容与外壳的兼具，是多么的难得。肉体的满足与灵魂的饥渴或者灵魂的满足与肉体的饥渴总是相伴而生。

在这种时候，美丽、忧郁同时又有头脑的乔琳的友谊，对我来说变得至关重要一点也不足为奇。我坚信自己不是个同性恋者，但我也坚信我对于她的信赖和需要不比对以往任何一个情人的肤浅多少。她已有家，

而且一点也不缺乏男人的照料和关心。但我知道,在这个使人们的心灵孤独无助的世界上,在这个表面亲爱、繁闹、热情而内心深处却永远无所依傍的人群里,在这个当凛冽的冷风和嘈杂的人流从你身边流过而你却永远感到孑然自处的冬季里,乔琳需要我正像我需要她一样深刻。我深信,除了物质化的家园,人们的内心也同样渴望着另一个精神的家园。此刻,她正受着怀孕的折磨,整日呕吐不止,脸色憔悴,身体倦慵,心神焦虑,终日担心着几个月后出生的将是一个怪胎,不是两个脑袋就是没有脑袋。她把全世界所能出现的怪胎,全都想象成自己腹中尚未成形的小生命。也担心自己在生产中死掉。乔是个充满自虐精神的女人,这一点我深深为她怜惜。我感到自己也正在怀孕一般地不安着,担心着那最后的结局。我必须在那结局之前怀着对我那并不遥远的往昔的深情,写下这个故事。

可是,它使我的内心深处充满着无法自制的失落和不安——我似乎感到是我杀了那个人,是我使那个正在青春豆蔻、芳香四散年华的人离开了人间。那个人——澳洲那边的那个人是我这一生中曾经热恋的情人,我曾经愿意为他付出一切。是我杀了他——因为除了这种解释我再也想不出任何办法来结束我对他的怀念。

这一意念,是两年前我在墨尔本机场最后一次离开他身边的一瞬间产生的。当时,墨尔本机场上空的天晴朗晴朗,湛蓝如洗,云淡风轻。空气中由于没有尘埃,阳光灼人地射在皮肤上。我的脸上却是阴云密布,莫名其妙地流着泪。一直到机场大厅,他都把我搂得紧紧的,不让我跨进那一步之遥的象征着国界的庄严的海关大门。但我知道,我的眼泪除了是留恋他带给我的爱情,还有着无法说出的懊悔以及由懊悔而生发的无地自容;他的拥抱除了是最后一次绝望地挽留,还有着更多的对于我忽然离去的探寻。

我终于向后退着离开他的怀抱。他的头发仍然长长地乖乖地四散而垂,清秀的面庞满布着孩子般的绝望,瘦削的下巴上展示着一个侨居异乡者的淡淡的黑胡须,这些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的手指又细又长,庞大而富于弹性。他抚摸我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他的手大得用不了几下就能摸遍我的全身。这双大手的抚摸也曾撩拨起我对于更遥远的往昔的另一双大手的追忆。我曾经多么忘我地迷恋过眼前的这位英俊清秀、有着孩子般的忧伤和怯懦的面孔呀!

“别走！”他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必须离开。”

他再一次上来抱紧我：“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

“你知道我已经决定，我不能留下来。”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

“我回去再给你解释。我只能……这样。”

海关的玻璃大门终于在我身后无情地关上，永远地把他的目光和身影与我隔绝开来。一扇玻璃之隔，我与他已是两个世界，海角天涯了。一切都已结束。就在这一瞬间，我知道在他的心里我已经杀了他。

再见了，老巴。

那一刻，我猛地掉转回身，他已全无踪影。海关的玻璃大门只反射出他的两束亮亮的目光。

美丽而巨大的“孕妇”——波音 747 从墨尔本机场腾空而起仰头滑向天空的一瞬间，我终于感到躲进了一只银白色的大鸟的腹中，遥遥地远离开绿茵如盖、清香四溢的澳洲沃土，离开了那使我无地自容的罪恶的渊薮。我被这只大鸟牵引着向太阳贴近，疲乏和困倦一下子裹了我，我从头到脚被这只母性的大鸟拥抱着、托扶着，升腾，飞翔。

我闭上了眼睛，仿佛地球是急速运转之后戛然而止。

我又回到了中国。世界依然如故，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天空依然湛蓝绚丽，人们依然用脚站立，地球仍然有引力，星期日完后仍然是星期一。我依然叫肖濛，仍然苗条秀丽拥有青春。我的心依然没全老，依然爱慕英俊温情的男子的拥抱，依然有足够的激情回应那轻柔的重压之下相伴而生的低低的呼唤。我也依然依恋着成熟女性的母亲般的臂膀。我依然一个人，独自往来。一切如故，一切如我离开之前一样，自由自在而无所依恃，热热闹闹而内心爬满孤独。很好，世界一切正常，太阳依然东升而西落。

……

现在，回到中国已近两年了，澳洲已经离我很遥远，我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

当我一个人在温馨而静寂的房间里蜷缩在洒满阳光的沙发上时，录音机里轻轻淡淡流淌着满怀情爱的乐声。这时，我常常设想出一个场面：

门铃响了一下，我聆听了一会儿，门铃又礼貌地响了一声。我站起来。我的头发由于在沙发里靠得太久而显得蓬乱，低垂了长时间的头也感到眩晕，眼睛朦朦胧胧看不清，目光松散无法集中。我走过门厅，打开门。

是他，老巴。

他像是只出了趟远门，熟练地在门厅径自换上了拖鞋，说，“我昨天从墨尔本来。”我们转身进了房间，回到沙发上沉沉地坐下去。他贴近我说：“你没发现吗？我们又是从前了。”

.....

这场景我已经设想过多次了。

这场景我知道已不会发生了。

黄昏了，又是一个漫长的黄昏。

残阳洒在房间里的地毯上，我似乎听见光线渗透地毯的滋滋声。残阳也照在书柜里他的那一张特大黑白相片上，那是我从澳洲返回时从他的相册里偷偷抽出来，然后又放大的。我把它从书柜里取出近近地端详。望着望着，我的思绪一下子跑到几十年之后我当了祖母的时候。那时候会有有一个可爱的小孩子围在我的膝头，叫着闹着。他小小的指头指着已经发黄了的相片问：这个人是谁？相片上的少年情态安详、清秀、羞涩，似乎无法和任何人长时间对视。我已经老了，两颊深陷，目光迟缓，思维木讷，我颤颤巍巍戴上老花镜，用干枯了的手轻轻抚弄照片上英俊的面颊，仿佛是在拂去几十年的如梦岁月。

我该如何回答那小孩子呢？也许那时，我已记忆不起来照片上的少年是谁；也许根本不会有什么小孩子问我。是的，肯定不会有。

已是深夜，我躺在床上，熄了灯。窗外也很静谧，没有一丝风，星星孤零零挂在天空，凝视着这个孤独的世界。

我从出生就开始了回忆。

我从出生就学会了回忆。

我从出生就没停止过回忆。

夜，是思维的白天。乔琳，让我把这不很长久的岁月，浓缩成一小瓶黑色的墨汁，涂洒在纸页上。让我领着你沿着我生命的来路往回走，有你在 我身边，我将感到一丝安慰。

尼姑庵绿色的天

那时候,我常听人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时候,我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但我并不懂得什么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现在,当我看到年轻的爸爸妈妈拼命要把自己的小宝贝打扮成神童,教化成小天才的时候,我是那么的不以为然。当我看到一个少年老成忧虑的样子,我就认定这将是 he 一生悲剧的开始。我多么喜欢看到真真正正的内心与年龄相符的小孩子呀。

可是,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小孩子。我是那么的忧郁、多思、瘦弱而且胆怯。当我还不懂得“矜持”这个词的时候,我已经是是个非常矜持的少女了。

那一年,尼克松访华,老师教我们对待外宾应该“不卑不亢”。那一阵,全国上下齐动员,大喇叭都在说“不卑不亢”这个词。有个同学问老师,什么是不卑不亢。记得老师一时找不到解释,急中生智,顺手把我从位子上提起来,说:“大家认识肖濛吧,她就是不卑不亢的意思。”

记得当时父亲很少在家里,他从一个大学被送到农村去种庄稼了。我回到家问了母亲,才懂得了这个词。那时我上小学。

近来,我的记忆力莫名其妙地衰退。我在报社里工作,有时外出采访,当有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地址要我记下,或者我正在记录谈话重点内容时,我会忽然忘掉某个极为简单的字怎么写。这样的事屡屡发生,颇使我难为情。

特别是有一次,家里的牙膏和洗衣粉没了,晚间我到报亭买几份小报想用来消遣,顺便到报亭旁边的小百货店去买牙膏和洗衣粉。

我冲售货员说:“请帮我拿一筒牙膏。”

“要哪种?”她问。

“嗯,就要那种——几面针来着?”

售货员说:“两面针。”

“我还要一包洗衣粉,要那种——活力多少来着?”

售货员说：“活力 28。”然后就笑起来。我也笑了起来。

生活中的很多事，我都会突然忘掉。但那小学老师送给我的“不卑不亢”，我却记忆犹新。

在我和哥哥两个孩子中，我一直在父母那里占领着受宠的宝座。据母亲说，在我出生之前，这宝座一直由我的哥哥占领，母亲长一声小宝贝短一声大乖乖地叫着。叫着叫着，那个并不是成心要篡位夺权的小妹妹就来了。于是母亲那长一声小宝贝短一声大乖乖的叫声就落到宝座上的新小人身上。那新小人纤弱、乖巧，性情柔弱而忧郁，动不动就发烧，常常地被放在母亲自行车的后座上被带到单位去陪着妈妈“斗私批修”。路上总有人问：“蒙蒙，又不去幼儿园了。”那小人就骄傲无比地说：“我又发烧了。”只要和母亲在一起，不论去做什么，都是高兴的。我的哥哥，那个憨憨的小男孩丢了宝座，却从不把篡位者当成一个小野心家，也从不做复辟梦，他接受历史和命运给予我们的老大和老小的安排。每当我和哥哥犯了错误，比如把家里的闹钟拆开后装不上了，我的母亲在学院里反省和劳动了一天之后，回到家脸上总是乌云密布，见了上述情形便把哥哥提出来问罪。在我的记忆里，我父母对我和哥哥的教训从来是以一当“二”，以一警“二”，那挨惩的自然是我的哥哥。每当这时，我就赶紧拿起扫帚去扫地，或者赶紧拿起一本毛主席语录躲到墙角去反省，直到对哥哥的训斥停止为止。

今天，当我追忆起童年情形之际，我才恍然对我那小哥哥产生一分遥远的歉意和自疚。

奶奶家的人都对我怀有深刻的成见，甚至可以说是敌意。他们认为我的出生不仅夺走了我哥哥的宝座，而且认为也夺走了我母亲的全部爱心。那时候，我父母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和恶化了，不是持久的冷战就是白热化的交锋。漫长无际的冷战，我和我的哥哥早已习惯，家里清寂、压抑、阴郁沉沉，像一只大大的墓穴，我和哥哥像小老鼠一般灰灰的。然而到了交锋期，父亲狂怒地大拍桌子，尘土之飞扬、拍打之响亮、震荡之剧烈，能把那一九七六年的大地震吓回去。我则是心惊胆颤，特别是争吵招来了许多围看的邻居时，我更是又恐惧又无地自容。强烈的自卑感就从那一刻一日一日地成长起来。这时，我和我的小哥哥常常是一人抱一棵大白菜往母亲怀里塞，怯怯地叫着：“妈妈做饭去妈妈做饭去。”我母亲便

一把把我和白菜搂过来，泣不成声。

那时候，我父母已经开始分居了，我还并不懂得男人与女人的事情，但我觉得爸爸妈妈睡在一张大床上才是天经地义，人家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母亲瘦瘦的，神情压抑，多愁善感，食量小得可怜。记得家里的阿姨被轰回老家最初的那些日子，给我和哥哥盛饭盛汤的事情就由母亲来做了，每每她总是说：“濛濛，你要多少？”那时我好像刚刚学会算术里的几分几分的概念，于是，我就说我要七分之五碗。记得母亲自己碗里每次都是比我碗里的少。晚间睡觉的时候，母亲就在我的房间里，和我睡一只单人床，睡一个被筒。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和父亲睡在大床上，母亲只是说我父亲的睡眠很容易被惊醒，母亲睡不着半夜里总要打开灯翻几页书，而书页的刷刷声和微弱的灯光会使父亲发脾气。于是，母亲就在我的单人床上睡下去了。我睡在母亲的怀抱里，像睡在天堂一样安全而美好，我的怯懦、忧郁、自卑在母亲的怀抱里，在一个个温馨的夜晚化为乌有。我觉得我的母亲是天底下最温情最漂亮最有知识的女人，也是最不幸的女人。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害怕着父亲，长期生活在代表着男人的父亲的恐怖和阴影里，因而使我害怕了代表着父权的一切男人。我对于男人所产生的病态的恐惧心理，一直使我天性中的亲密之感倾投于女人，而这种遥远地避开男人的心理是与“性倒错”毫无关联的。这局面一直持续到我遇到了那不该算初恋的初恋，遇见了一个崭新的男人的世界，方使我在心理上多年建立起来的对于男人的“城墙”被击倒、坍塌，才使我懂得了男人的温馨与美好。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

到了我父母真正快要分家的时候，我英俊的小哥哥已经长大，被南国的一个军区文工团招走当文艺兵去了。临走之前政治审查的时候，我的母亲厚着脸面屈着自尊老远地跑去给哥哥学校的领导送礼。那领导一边大声说着“共产党人是不讲请客送礼这一套的”，一边忙着打一个大是大非的电话，言语间流露出对我母亲这种鸡毛蒜皮的苟且之事的鄙夷。然而，百忙中他并没有忽略掉门外的脚步声，并且在那踏出脚步声的第三个人的脚迈进这间办公室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把我母亲送去的礼物揽进他硕大的工作柜。在这一切忽然而起的忙乱之后的第二分钟，我的母亲长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踏实了，我哥哥的政审难关托这领导了。我的哥哥从此就离开了家。英俊、挺拔的我那从小就充满了对深入虎穴、浑身

是胆的杨子荣和李玉和的崇拜的哥哥，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如梦似画的火车，终于逃离开这个压抑、窒息得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的家，一路唱着样板戏高高兴兴地走了，走了。

就在我写这件事前不久，有一天傍晚，太阳还没有褪尽，我忽然心血来潮，跑到小时候我和父母还有我的的小哥哥一起生活过的故居。城南的那条小胡同曲曲弯弯，曲曲弯弯的童年就在那条我熟悉又陌生的胡同的尽头。院子宁静了，再也没有了我童年时的喧嚣。透过绳索上晒着的衣物所散发出的洁白的清香和某一个窗子里隐隐约约漫溢出来的舒曼的《童年情景》，我看到了院子深处那高高的台阶上的一溜房子。那房子锁着，黄昏已降临在新主人的窗台上。窗子像一只只深邃而黯淡的眼睛，从那眼睛的深处我看到了一个曾经属于我的家庭的毁灭，看到了在这个毁灭了的家庭里的每一个人的悲戚和忧伤。站立在眼前的这一排重修过的崭新的房屋，在我的情感里只是一摊荒凉的废墟。那废墟的颜色就是我童年的颜色。

那一年，我已经到了羞愧于在父亲面前裸身穿一件大背心的年龄，无论夏日里雷阵雨来临之前多么闷热，我仍然要在背心外面再穿一件汗衫。那里边已经有秘密无法掩遮了。我感到了光滑圆润的轮廓，感到了衬衫在那轮廓上轻柔的磨擦。

那样的一天终于来临。每一个少女都会在她的生命中经历过的那样的一天终于来临——山崩塌了，少女忽然发现大海就在身下，她感到那大海是无底的深渊，她惊恐、苍白、眩晕，她感到胀痛。她用手胆怯地触摸那悬口，才发现涓涓血流正从那里不由自己地涌出。手被那带着暖热体温的处女的鲜血染红。她还发现内裤里也全是血污，她换了一条内裤又换了一条内裤，大海不厌其烦地全把它们涂染得鲜红。她不知所措，不知道这与幻想与罪恶有什么关系，但她害怕那可耻的淋淋鲜血。她不敢走动，不敢喝水，因为那样会使她血流如注。最后她再也找不出一条干净的内裤了，只好把自己的擦脚巾放在裤子里两腿之间，坐在屋子里发愁。趁着父亲还没有回来，母亲也没有回来，她要在他回家之前想出办法。她开始翻弄家里的药柜，她还看不大懂药物说明那一类文字，她也不知道自己体内是什么地方在疼痛，她只感到下坠，下坠，纤细的腰仿佛被系上一条

千斤重的锁链，她站不住了，疼痛使她要呕吐，她在床上躺下，想象自己就要死了，只有等待，等待那无法预知的结局。这时，母亲回家了，问她为什么哭，她愧疚交加地指了指床角那还没来得及扔掉的最后一条内裤。母亲惊讶又欢喜的矛盾表情，使她急切等待母亲的第一句话，因为她还拿不准母亲的那样一种表情。母亲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去翻衣柜，在衣物深而又深的底层，埋藏着一个崭新的布带带，她以前从没有看到过。母亲教给她怎么使用，她羞涩地不敢抬起头看母亲，也不敢低下头看自己的身下，出着虚汗、手忙脚乱地学会了使用那条布带带。然后母亲笑了，告诉她每一个女孩子都这样，告诉她在那涓涓不息的流淌中，体内的宫殿就会慢慢成熟，告诉她那伤口几十年都不会弥合，那伤口也会长大，在这长大中一个女孩子就会变成女人。

她心里踏实了。不再恐惧。

她去洗手，一遍又一遍地洗。她那个布带带在衣柜里的埋藏之深，知道了这只是她和母亲之间的秘密。幸亏是母亲先回家了。她要在父亲回家之前，把浸润过自己的鲜血的双手洗得洁白如初，让父亲觉得什么也不曾发生，她要让父亲觉得她和她的哥哥是一样的，什么事情也没有。

然而，那样一个潮涌而来的东西使她幻想；然而，那样一个贫瘠的视野又使她的幻想一片空白。

那样的一天终于来了，每一个少女都会经历，每一个少女又都不曾说出。那一天是少女们长大后公开的秘密。

父亲和母亲第一次被传到法院的那天，我父亲就对着法院的法官人员大拍其案。原因是那年轻的法官在大家就坐之后第一句话就是冷冰冰地问我父亲叫什么。我父亲说难道你没有看诉讼材料吗？你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你审理个什么案？那年轻法官先是稳住劲，不动声色，仍是冷冷地说，这是审理程序。于是重新又问我父亲叫什么，我父亲拒绝回答。然后那法官的火就冒上来，宣布休庭，然后站起来就走了。我父亲这一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他人格的蔑视。他勤于读书和著书，性情耿直。然而，书被抄了，头被剃了，手里的笔变成了镰刀、铁锹，落得鸾飘凤泊之境地，这种尊严的毁灭与人格的侮辱使他的性情变得暴躁如雷，粗蛮无理，病态到与全世界对立。我可怜的老父亲被晾在退席后一时鸦雀无声的法庭

上，像一只受了侵犯的狂狮。他这一生不知对多少人拍过桌子，他这一生不知因为拍桌子激怒了多少大人物，倒了多少大霉。我可怜的父亲。

在法院的判决书终于下来之后的一天下午，我在街上忽然迎面撞见了父亲。这时我已经和母亲搬到外面去住了。我背着书包，已是亭亭玉立的高中生。一时间我吓出一身冷汗，我父亲神情忧郁、沮丧而且冷酷。嘴唇四周是一圈黑黑硬硬杂草一般参差的胡须，眼镜片上斑斑驳驳，污痕点点。然而他没有消瘦下去。父亲的性情与大多数人不同，一般情况人们是心宽而体胖；而我父亲越是潦倒，体重越是骤增，他用没完没了的吃东西来缓解心头的焦虑与忧患。他的尊严越是被践踏，他向全世界的抗争与挑战就越是激烈。他看见我之后，眼睛忽然一亮，一下子拉住我的胳膊，顿时老泪纵横。我从未见过一个男人这般哭泣，这简直使我吓破了胆，我挣脱开来，拔腿就跑。身后传来我父亲绝望而颤抖的喊叫：全世界都抛弃我！

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我这种女儿了，我居然害怕自己的亲生父亲！

我知道我父亲并不是真正想离开我和母亲，然而诉讼材料是他写的，在法庭上他坐的是原告的位子，我可怜而又软弱的母亲是被他逼得走上了被告席。他提出了离婚，却在心里指望我母亲恳求他不要离婚。这就是我父亲的性格。我可怜的母亲，这一生干的最勇敢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抓住了这次时机，利用了我父亲的矛盾性格，成功地离了婚，迈出了那窒息而病态的牢笼。

那样一个十六七岁的纤弱、灵秀、永远心事重重的少女，端端正正从我对面的镜子里凝视着我，那皮肤白皙细嫩得可以挤出奶液，眼睛黑黑大大，黑得忧郁，大得空茫。她的脖颈细瘦得到刮大风天气就令人担心。但是，忧伤的性情压抑不住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女胸前那两朵美丽的花朵如期开放，无论世间阴雨迷濛还是风和日丽，无论愁比海深还是悲比天大，它们无所束缚。她一点也不懂得色彩的含义，但她喜爱黑颜色的衣服，她找到这种属于自己的颜色完全是出于本能，而不是出于知识。她的长发直直地披在肩上，与黑色的外衣浑然一片。她还没有高跟鞋，也还没有透明的长筒丝袜，但街上过来往去的轻轻脆脆的嗒嗒声已经敲击在她的心上，牵动了她的目光。她还没有男朋友，但她已开始悄悄在小本本上

记一些“我用哪只眼睛才能看上你呢”之类的与爱情有关的戏谑之语，或者“只要你扶住阶梯，我就能攀登顶端”这种对于未知的将来带有依赖性的向往的句子。她也并不真懂得什么是理想和前途，但她功课十分用功，俨然一个地地道道的被书本和分数奴役着的小苦役犯。

在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之前，我和我母亲就在一个废弃了的尼姑庵的遗址借下了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这静静的荒荒的院落是当时母亲单位的仓库。一些废弃了的桌子、椅子、教学仪器、体育器械在一间间年久失修、没有门窗的阴森森的庵堂里堆得满满的，它们与塔灰、蜘蛛网、各种多脚虫、土鳖以及庵堂里所弥散的很久以前尼姑们的阴魂相依相伴，它们从洞张着的门窗向外边覬覦。院子里阴湿幽静，一株株参天古树遮云蔽日，在这不大的庭院的上空撑起一把绿伞，遮挡住了灼热的铁水一般流泻下来的阳光。偶尔，那高高密密的树冠被小风拂开一些缝隙，灿白的光线就会像漆黑舞台上的一束光圈，投射在潮湿阴暗的院子里。整个夏季，我和母亲的天空都是绿意浓浓。我们就在这院落的西南角的小屋里住下了。

我母亲几乎是扫地出门离开了那个家，把所有的家当差不多全留给了我父亲。所以，即使只是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也显得空空荡荡。我们只从家里带出来两张单人床，除此，在我们的小屋里还有一张破旧不堪的写字桌，那是从堆放废弃物的仓库里挑出来的。我和母亲就在这一贫如洗、徒墙四壁的小屋里过起了天堂一般的日子。

几年之后，这个废弃的尼姑庵才被国家收回。我母亲也被落实了政策，分给我们一套并不很大的两居室楼房。记得那一天，我和母亲激动地打开房门，呀，我简直晕了，这么多的门，左一个右一个像《地道战》电影里看到的四通八达的出口；甬道其实也并不深长，可是我却惊呼一声：“坏了！妈妈，这个房子怎么长得走不完啊！”看到我高兴得像一只鸟，从这一间飞到另一间，然后又从另一间飞回这一间，母亲的眼里涌满泪水，把我搂过来说：这回妈妈要让你过好日子了。

后来我母亲不断被落实政策，我们几经搬家，房子越搬越好，但我再也没有第一次的这种激动。

这些是后来的事了。

在那个尼姑庵里，那个废弃了的阴森恐怖的尼姑庵里，我产生了今生第一次轻生的念头。

那时候，我周身压力四伏，家庭的变异、环境的恶劣、高考的紧迫一涌而来。我的神经变得异常脆弱，风吹草动、纷红骇绿都会使我在大白天里忽然惊醒。

生活的简陋和拮据给母亲和我在离开牢笼之后的天堂一般的自由日子涂上了一层阴影，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压抑我们的心灵。我们没有水杯、烧水壶、暖瓶，没有饭碗、锅盆、面板、菜刀，没有煤气炉没有一切，一切都得从头买起。

我们的邻居，我们惟一的邻居，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是个医生，女人是个小学教师。据说，那男人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当了多年的历史反革命，那时候还没有落实政策，他压抑的神情中却有着一种天性的开朗和温和。这对中年夫妇经常吵吵闹闹，战争连绵。但他们却有着一种一致对外的默契。他们对我与母亲有着一致的同情和热情。在我们白手起家的最初的日子里，他们给予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助。在当时我那一无所知的空白的大脑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生活，这尼姑庵里绿意绵绵的生活将与我的未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钱，在我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意义，我第一次感到它的分量和价值，因为我第一次开始过问并使用它了。我常常回忆起在“那个家”里的生活，只回忆家里的阿姨被从我家里赶走之前的那一段。我还很小很小，在她的背上摇着，像一个公主，我们充足、宁和，没有忧愁。然而这一切，短暂得在我开始记忆之前就已经结束。我痛恨长大，痛恨长大后的岁月所带来的无穷无尽的忧愁。

回忆这些，令我厌倦。然而换一个角度，向回延伸我的思绪，仍是一望无际的忧愁。

有一天我坐在学校的教室里，正是课间休息，男同学打打闹闹，女同学则带了零食围坐在一起拉拉扯扯，你吃一口我吃一口，我羡慕极了，自卑又矜持，落落寡合地一个人坐在位子上。这时候，一个女同学过来说：“肖濛，你爸爸给你送生活费来了，在班主任老师那儿。是不是你爸妈分家了？真可怜。”说完她就走了。

那样一个十六七岁的除了课本之外没有读过什么书的敏感的少女，